

阳澄百年传奇之一

邱鹤鸣 著



弱水三千

她，一个上海洋学堂的女生，由于特殊机缘，来到阳澄湖畔乡村生活。凭着她的智慧，给婆家带来财富，给村里建起学校；凭着她的胆量，巧妙地与土匪周旋，促成村民建立自卫武装；凭着她的良心，救出被卖的苦命女人和身陷囹圄的君子……她与老郎中、老秀才成了忘年交，与基督洋教士、归国留学生、革命军战士、土匪头子成了至交……她差点饿死病死，她教出的学生成为一代科学家……她是怎样一位奇女子？请看本书倾情演绎。



中国文史出版社

013036332

1247.57
2506

弱水



北航

C1643807

中国文史出版社

1247.57
2506

..... 000000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弱水三千 / 邱鹤鸣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034-3941-4

I. ①弱… II. ①邱…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60128号

.....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4.5 字数: 250千字

印 数: 3000册

版 次: 2013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永远的水乡

范小青

以前读过邱鹤鸣不少的文学作品，有小说，有散文，还有一些杂感随谈之类，总之门类不少，但通常文章都不算太长，在我的记忆中，大概很少有超一万字的。为他的那些短篇的作品，我还写过一些读后感，觉得读他的文章、尤其是读那些不算太长的散文作品，犹如跟着作者一起去寻找古驿亭，一起去回味久远的故事，一起去听风赏雪，让人在那一刻间，心会很安静。

这是我对他的短篇作品的一点初浅的感受，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不多久时间，邱鹤鸣一下子就拿出了这么厚厚的一部长篇大作《弱水三千》，足足有二十五万字，而且，还只是他的长篇四部曲中的第一部。我在接到他寄来的厚厚重重的一叠书稿时，在欣慰之余，确实有更多的惊讶，更多的意外之喜，觉得邱鹤鸣似乎已经从业余时间随便写写划划的状态，一下子具备了专业的文学创作状态，发展进展之快，着实让人感佩。

我花了一点时间去读他的长篇《弱水三千》。其实，这个故事的题材并不讨好，既没有很多当下市场需要的元素，也谈不上有骇世惊俗的情节，在写作中也没有很新潮的手法，但是，邱鹤鸣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创造了它。我想，这是因为他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召唤。很可能，还不止是召唤，那是呼唤，是呐喊，是一种强烈的冲击，使他坐卧不安，使他不写不快，他一定要为一个消失的村庄留下一点东西。

鹤田浜村，不仅是邱鹤鸣的村子，更是中国所有的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小乡村的缩影和写照；许许多多应该留下的东西，也不仅仅是属于邱鹤鸣个人，它们是中国所有的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小乡村的最珍贵的记忆；这些东西，是邱鹤鸣心中最隐密，最脆弱，最敏感，最重要，最有份量的，同样，也是深深留存于我们每一个人心底的东西。

所以，邱鹤鸣为鹤田浜村所写下的文字，所留下的印记，他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弱水三千》，就会产生共鸣，会引起读者的无限的遐想，深情的追忆。

追忆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子，追忆我们曾经住过的那个村子，回想村子对我们的哺育和历练，回想我们曾经和村子一起度过的欢乐的和痛苦的岁月，这一切的



弱水三千

情感，都在《弱水三千》中得到了回应和渲泄。

《弱水三千》的写作上，有它独特的创意和构思，小说的环境是本土——江南的一个小村庄，但小说的主角却是一个外乡人，席弱水，一个来自都市的知识女性。从一个外乡人城市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熟悉的小村庄，这个立意不凡，读者会跟着席弱水的目光，跟着席弱水的感受，一步一步走进这个村子，去认识这个村子里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席弱水自己，也包括我们自己。

这部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着力于人物刻画，特别是人物的心理描写十分细腻，精准，尤其是席弱水的内心世界，在字里行间，在时时处处，都能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是真实的、又是艺术的，既是全新的、又是熟悉的人物形象。

稍觉遗憾的是小说结尾时席弱水的失踪，有点突兀。一开始读到这样的结尾，觉得不解，席弱水的失踪似乎是莫名的，无法交待的，但是后来忽然有些明白了，这是邱鹤鸣《阳澄百年传奇》四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于是我想，席弱水失踪的这个悬念，应该是为后面的故事奠定了一个全新的良好的开端。我们期待着他的继续。

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永远的水乡·····	01
一、天上掉下个上海新妇·····	1
二、土生火 火生金·····	12
三、约法三章·····	27
四、祠堂秘事·····	42
五、天旱人也旱·····	56
六、水满情更满·····	68
七、水匪强盗·····	80
八、湖水漾漾 芦苇青青·····	93
九、雨昏阴渊 物怪潜行·····	107
十、拿起刀枪的农民·····	119
十一、庙里香火 窑上青烟·····	132
十二、弱水载舟·····	144
十三、阳澄清风·····	157
十四、围魏救赵·····	169
十五、百年大计·····	183
十六、虎口脱险·····	200
十七、弱水三千·····	215



一、天上掉下个上海新妇

1

陶土根被恶梦惊醒，睁开眼睛后顾不上恶梦余悸，脑子里第一反应是好婆（祖母）怎样了，胡乱裹上外衣，两脚往鞋里一伸，没来得及拉鞋跟，就踢踢踏踏往外间奔，边奔边扎腰带，三步两步来到好婆床前。还好，还没等他开口，好婆先转过脸来，轻轻说道：“阿根起来啦？”陶土根见好婆今天精神似乎比前几天要好，松了一口气，凑近好婆面孔轻声问：“好婆阿觉着好点？”好婆微微一笑，“今朝觉着好多了。”

陶土根最近一段日子总这样，一起床就急急忙忙往外间去看好婆。好婆已经躺在床上一个多月了，也没有啥大病，只是浑身无力，胸口有点闷，汤埂郎汤郎中配的几副药吃完没有效验，陶土根还想去请他来，好婆劝住了，说自己不要紧，就是有点累，躺躺就会好的。陶土根还是瞒着好婆去了汤郎中那里。汤埂郎离得不远，汤郎中行医几十年了，附近一带的人大都认识的。那天他听陶土根说完好婆的病情，望望陶土根没有动笔开药方，说了一句不像郎中更像算命先生的话：

“后生家，你是个顶孝的孙子，但你好婆八十三了，真的有啥也是喜事。”陶土根听后说不出话来，弯了下腰点了个头就转身回家。陶土根伤心了一路，尽管郎中说的不错，好婆实在是高寿了，走了也是白喜事，多年前她自己就开始准备自己的后事，陶土根早有了心理准备，但是，毕竟他是从小由好婆一手养大的，他的一切都是好婆给的，猛一下好婆说走就要走了，他的心止不住突突乱撞，脑子里随即嗡嗡直响，他想不出没了好婆，日脚会是如何的样子，会是怎样的味道，越想越迷茫，越想越慌张，回家后就惶急慌忙地把郎中的意思告诉了家主婆（妻子）金小妹。金小妹边擦泪边说道：“我也舍不得好婆走，但老天爷的事，人没有办法的。好在好婆自己早有准备，棺材、寿衣都端整好了。”陶土根见到家主婆抹眼泪，心里忽然冒出久违了的小时候孤独无助时才有的心酸忧伤，也忍不住掉下泪来，好在他总算忍住，把喉咙里的呜咽声给咽下，没让好婆发觉。

其实家主婆金小妹也是由好婆养大的。她是好婆一个表妹的孙囡，那年大瘟疫，她家中人都瘟死了，好婆把只有八岁多孤零零的她领到了自己家里。当初那个所谓的家，是一间刚搭起来的茅草棚，家里人除了好婆就是十一岁的陶土根自



己，好婆刚领着他从死人堆里逃到李家村不久，其他亲人都都瘟死了。那次瘟疫爆发中心就在陶土根出生并长到十一岁的血地汪家浜。汪家浜给了陶土根惨烈的童年记忆，那些记忆成了他一辈子的噩梦。噩梦最后的场景是瘟疫达到巅峰的时候，陶家人死得只剩下祖孙三人，而且阿爹（祖父）也病得只剩下一口气，蜷缩在床上奄奄一息。阿爹望着幸存的孙子，哀求好婆带上孙子去逃难，给陶家留下一根血脉。好婆一咬牙，一跺脚，丢下阿爹，牵着陶土根的小手往外走。陶土根在短时间里眼看着自己的阿爸姆妈（父亲母亲）、阿叔婶婶、弟弟妹妹一个一个死去，神智已经麻木，已经哭不出声，流不出泪。当他跨出门槛的一瞬间，回头看了一眼床上的阿爹，见阿爹正以无限爱怜的眼神幽幽地望着自己，便挣脱手跑到床前，对着阿爹呆呆地看。阿爹却紧闭起双眼，屏住呼吸，不理他。好婆急得双脚跳，猛一下拽着他跑出门去。好婆紧紧抓着他，像越狱犯一样既害怕又决绝地跑出村口。出了村口又一下子迷茫了，嘴里嘀咕着“哪搭去，哪搭去”，像是跟陶土根商量，但脚却没有停，也没想要陶土根回答。最终她悲愤地决定，“阿根，我们去李家村！”神情几乎是赴刑场那样。

陶土根要等到自己成年以后才懂得好婆当时去李家村的心情。李家村是好婆的娘家，当初好婆出嫁到陶家门里时，族中人大都是反对的，因为陶家在汪家浜以箍桶手艺为生，没有一星半点田地。李家虽然也是普通人家，但每家每户都有几亩地，有了地就有了根基，有了根基就比较硬气，与以手艺人求生存的陶家比就有了天然的优越感，有了巨大的心理优势。好婆是家中老末拖，说亲时，双亲已经过世，兄嫂倒没有什么，但伯伯叔叔们一致反对。好婆是个有主见的女人，有主见的人脾气往往就倔，好婆看中了阿爹的人，一心要嫁给他，其他都顾不得，免不得就跟族里人闹僵，最后闹到她说出“再也不回李家村”狠话的地步。说是这样说，兄嫂活着时，好婆还是回过几次李家村，后来兄嫂相继得病过世后就没有回过。如今走投无路了回李家村，族里人不知会怎样冷淡她，况且，这次情形实在特殊——祖孙俩是从瘟死人堆里逃出来的。

李家村是个极为普通寻常的水乡小村。犹如一滴水滴进河浜里就会无法辨别出来、一颗稻谷摇摆稻田里很难露头一样，李家村是苏南水网万千节点中的某个点，要不是特意寻找，没人会知道它。李家村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几十间破破烂烂的砖瓦房从东向西一字排开，黑乎乎，灰塌塌，与烂兮兮的泥地倒也相匹配，远看几乎浑然一体。稍微显眼的是村西头的祠堂，地基高出半丈，因而鹤立鸡群，俯视全村。祠堂前的一家人家，也较特别，不但突出在一字长蛇阵前，而且是全村唯一有一圈一人高围墙的，较之于破烂的小村，这家几乎是荒草里头一朵花、杂树丛中一乔木了。所有水乡村庄都依水傍河，李家村也不例外，村西紧挨一条南北向名叫钱王泾的小河，是全村八九十口人的活命水，靠它来灌溉、运输、吃



喝、淘洗。小河连接着邻近的两个同样平常的小村——南端的钱家簕，北端的王家圈。村北是各家各户的农田，是李家村人的风水宝地，世世代代的李家村人，就是靠着这几十亩田地繁衍绵延。话必须说回来，一旦留心起李家村来，它又是一个有点特别的小村——村东村南的低洼地，是水乡村庄不常见的黄泥荒滩。南面的黄泥滩呈狭长带状，从东向西逐步收窄，一直延伸到钱王泾岸边，东面的黄泥地非常开阔，向东不断地延伸，并且迅速走低，延伸着走低着一里地，到了一条湖荡岸边。这条湖荡原来没有名字，后来因离它东岸不到二里就是阳澄湖西岸，有人给起了个“临湖荡”的名字，大家觉得有理，就叫开了，叫惯了。临湖荡与阳澄湖相通，连接它们的是一条叫做沙河的小浜，之所以叫沙河，是因为浜底都是黄泥沙的缘故。沙河向西北方三拐两绕来到阳澄湖边，与湖交汇的地方有个小镇叫桥头，小镇只有一条街，因湖边横跨沙河的古石桥而得名。相传北宋年间即有文人达贵来此隐居，经年累月形成集镇。

果然，祖孙俩连李家村的村口都没能挨近，村西口有人把守，远远地就用手指着祖孙俩喝叫停步。族长早就发下话来，瘟病期间，外村人一律不能靠近村庄。好婆无奈之下只好从村南低洼的黄泥滩绕到村东头的荒滩上，在离村子大概有十几丈远的地方站定，那里有一棵瘦骨嶙峋的楝树，在荒滩上孤苦而突兀。好婆让陶土根靠在树阴下歇息，自己慢慢走到离村东口两三丈远的地方，对把守的后生喊道：“小伙子，我是汪家浜来的，不能进村，麻烦你去把李小男叫来，你就说是陶家门的李玉珍找他。”李小男从小与好婆要好的，好婆出嫁后他还到陶家走动过。如今他在族里也说得上话了，见好婆遭了这样大的难，就叫上几个男劳力，搬上一堆竹竿竹片和麦柴稻草，来到苦楝树旁，七手八脚，开始搭草棚。好婆也识相得很，拉着孙子的手远远地站着。不到半天功夫，棚子就搭好了，地上铺了厚厚的稻草。李小男喊道：“玉珍，反正是热天，能遮风挡雨就行了。等瘟疫过去了，再想长久的办法。”李小男返身回村，从自己家里拿来了一些锅碗瓢盆和几天的口粮，放进棚里，叫祖孙俩进棚。好婆远远地喊道：“多谢你小男！你先走，你走远了我们再进去。”

这种瘟病一旦感染发作很快，也就一两天时间，开始时猛烈泻肚，接着不停呕吐，死亡也很快，短则两三天长则四五天。七十多年后，这种病在附近一带又曾经爆发过一次，那时候这种瘟病被称作霍乱，简称“2号病”，那已经是新中国了，政府及时救治，没死几个人。好婆带着陶土根在草棚里过了几天没有发病，肯定是没有过着温病，算是命大，死里逃生，躲过了一劫。后来瘟疫过去了，好婆听到金小妹成了孤儿，就把她接到了草棚里。长大后，金小妹就成了陶土根的妻子。



陶土根从东屋出得门来，眼皮一个劲地跳，心里嘀咕着这是咋了，人还是习惯性地去敲西屋的门。西屋也像东屋一样被隔成里外两间，里间住着大儿媳妇陆雪娥和女儿水英，外间住着二儿子水明、小儿子水亮；大儿子水生在上海上学堂，不在家住。天才蒙蒙亮，儿女们还都没醒，只有雪娥应了一声。等小辈们陆陆续续穿戴洗漱完毕，金小妹也把薄汤粥烧好了。饭桌就在好婆的床跟前，大家问候过好婆，就端起瓷碗稀里哗啦喝了一通，然后就挑起担子扛起锄头铁搭朝湖荡边走，去挖泥筑坝。他们已经连续二十几天做这样的重体力活，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迈的步子看上去都有点拖沓。每年冬季农闲，正是湖水浅的时候，他们全家竭尽全力就做挖泥筑坝这一件事，对他家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桩活而已，更是坚守一个信念，践行一个承诺。那绵长的堤坝，连接着全家人的殷切憧憬，围拢着全家人的美好梦想。这憧憬，这梦想，就是一个朴素得散发着土腥味道的“田”字！

话又要从头说起。当初好婆带着陶土根在草棚里躲瘟疫那一阵，都是靠李小男接济。瘟疫过后，好婆想要回汪家庄。与李小男告别时，李小男问了好婆一句：“玉珍，你转去后靠啥吃呀？”陶土根一辈子都忘不了好婆听到这句话时身子一颤目光呆滞的样子。其实陶土根早就发现好婆这段日脚老是望着荒滩发呆。他不知道怎样做，于是也跟着发呆，呆呆地张望迷茫单调荒凉沉闷的黄泥滩。一阵风吹过来，传来簌簌声，远处有东西不停地晃动，不是草也不是树，站起身定睛一看，是一丛丛芦苇。芦苇从湖岸浅滩里一直长到地上，长在水里的非常高大茂盛，长到地里的就慢慢地有气无力，逐渐低矮稀疏，痢痢头头发似的，难为情地戳在黄泥地上。陶土根回头看一眼好婆，发现好婆眼睛亮了一下，但随即又暗了下去。然后好婆就站起身，拉着陶土根在荒滩黄泥地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似乎要寻找啥东西，又似乎在丈量什么。最后好婆拉着他的手走到湖岸边，站在芦苇旁，呆呆地看浪花。层层波浪，无休无止地拍打着水岸，发出一成不变的老牛叹气般的陈旧声响。

陶土根后来明白，好婆发呆的心事就是李小男问她的那句话：陶家靠箍桶过日子，现在会箍桶的人都死绝了，她们侥幸活下来的却不会箍桶，靠啥过日子？好婆会种地，但陶家没地可种呀！陶土根后来还明白：正是那天好婆拉着他，在上面漫无目的走来走去的黄泥地，把祖孙三个留了下来！黄泥地，也是地！不是沙，不是石，能长芦苇，能长草，难道就不能长庄稼？好婆想起小时候李家村有人试种过的，但收起来的与种下去的差不多分量，白费了力气，以后就再也没人去开垦了。但好婆认为那是种的人本来就是试试的，没有花足心思花足力气，要是尽心尽力耕耘，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好婆想到这里时，正是那天陶土根看见她眼睛一亮的瞬间。好婆眼神立即黯淡下去，是她发现自己正身处临时顿身的草



棚里，真正的家，那几间瓦房在汪家浜，离这里远着呢。那天好婆把这苦恼说出口时，李小男像是早就想到了这一点，轻声又坚定地说道：“活人不能被尿憋死。把瓦房拆掉，搬过来！”好婆犹豫地望着李小男。李小男继续说道：“拆下来的砖瓦有碎掉的，但那边四间房，到这里盖两间总够了，柱子、房梁、椽子有多余的，可以卖掉，盖房的人工铜钿就有了……”

陶土根想到这里，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自家两间半砖瓦房。房子还是当初盖的样子，只在水生订婚前修作过一次。本来计划要在西山墙傍一间房子出来的，但是，家里那点积蓄用在了水生读书身上了，结果只在东边盖了间低矮狭小的四架梁灶屋。水生读书好，他的老师陆先生一个劲地夸他有出息，将来当种田人可惜了，应该去赶考，说得多了，陶土根自己也觉得把钱花在大儿子读书上值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忽然下令不弄科举了，陶土根听从了陆先生的话，让水生到城里读新式学堂，县立高等小学校。前年，水生又考上了上海一所新式学堂。陶土根不认字，但是记性好，水生上的是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读的是铁路专科。水生去上海前，与陆先生的女儿陆雪娥定了亲，去年春节回家时，又把婚结了。明年夏天水生就要毕业了，毕业后就能上班赚铜钿了，那可比种地要赚得多得多，更重要的是儿子能做上海人了。想到这里，陶土根绷紧的心松快了些，浑身来了劲，拖沓的脚步有了弹跳力，走路一颠一颠的。小儿子水亮才十三岁，活灵调皮，看见老爷（父亲）忽然脚步一颠一颠的，笑道：“阿爸，你拾到铜钿银子啦？”陶土根回头瞪了他一眼，没吭声。比他大两岁的水英嗤嗤笑了几声。走在最前头的水明回头朝弟弟喊道：“这里有，我看见了，你来拾呢！”阿嫂雪娥拉了一下水亮，“你让二阿哥挖泥的时候，眼睛张大点，说不定泥里厢有金子呢！”水亮就清脆地喊了过去，“泥里厢有金子，你等歇挖泥时睁大眼睛看准哦！”声音一直传到湖荡水面上，惊起一群白鹭，呼啦啦飞起来，游弋在白里透红的天空里，在晨曦照映下剪影一样抽象灵动。水亮手舞足蹈地奔向岸边，冲着鸟群“啊哦，啊哦”叫着。

泥里厢有金子。陶土根没有跟着儿女们一起笑，他没有觉得这是笑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他们家、李家村人、所有农民，谁不是在泥里挖“金子”过日脚的！刚好走到自家那片最早开垦出的几亩田地旁，他停下脚步望了几眼。绿油油的麦苗瘦弱而坚挺，叶子上沾满了白霜，在晨曦中亮闪闪的，像自己小儿子水亮一样精神头十足，要不是根被泥土咬住，定要活蹦乱跳起来。但水亮还不懂得，这片田地每一粒泥巴，都是如今躺在床上起不来的好婆的心血凝成，这片田里的一茬茬庄稼，都是即将散手人寰的好婆所割舍不下的孩子！

那年从汪家庄搬到李家村，拆旧房盖新房，蹲身的地方有了，好婆接着就开垦离房屋最近也是黄泥滩地势最高的一小片土地。首先要平整、筑田埂，然后要



翻土，翻好土再铺上厚厚的肥泥，肥泥没有现成的，必须要去河里舀。这些都是重体力活，靠好婆一个女人家根本不可能做完。好婆凭着非同一般的胆识，把仅有的一点活命钱大都使了出来，雇佣劳力抢时间做完这些活，总算赶上买秧苗播种的节气。族里也偶有人，像李小男这样的，忙完自家的活来帮忙的。李家村人帮的最大的忙，是答应好婆从他们的高田里引水过来，解决了种田最为要紧的水源问题。村里人没有看好好婆这一片田的收成的，他们望着有气无力正艰难拔节的稻秧摇头说，能不能结出稻穗头来都难说，即使结出稻穗头来，谷子能长多少难说，谷子饱满不饱满更难说了。他们说的，好婆都想到了，但她没有退路，她必须放手一搏背水一战。好婆比照顾孙子孙囡都要精心地伺候那片田，那些水稻。但任凭她怎样至诚至真地呵护，水稻长势从头到尾都病怏怏的，面黄肌瘦，像个重度哮喘病人，不死不活，身高还不及人家的一半。那一阵，陶土根每天晚上都看见好婆双手合什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总算苍天有眼，病秧子水稻抽穗了，慢慢变成金色了。但别人家的稻穗慢慢弯腰下沉时，他们家的稻穗照样直挺挺的，个个无常鬼似的，直到最后成熟时节才不情愿地低了一点头。即使这样，好婆已经心花怒放喜形于色了。村里人都说还好，还好，三成账有的，比料想的要好多了，第一季就种成这样不容易，以后一次次翻土施肥，会越种越熟越种越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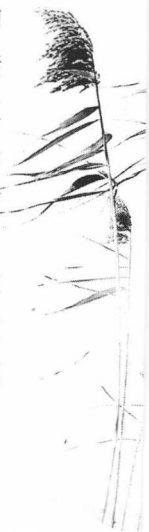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这片地的收成与李家村收成最好的地相比，也有六七成了。就是这样一片地，最初养活了祖孙三口，以后又哺育着陶家的繁盛。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这片地有力地证明了，黄泥地也能开垦成庄稼地，也能种粮食养活人。陶土根与金小妹结婚那个冬天，好婆对他们俩说道，你们要养子孙了，光靠现在这几亩地是不够的，还要开垦更多的地。要开垦更多的地，首先要筑一条堤坝，那些黄泥地太低，湖水稍大就会被淹。更何况，发大水的年时，湖水汹涌泛滥到了家里，那块熟地也被淹没了，几乎颗粒无收，一家人就靠湖里的鱼虾螺蚌勉强活命。要是能筑一条又高又宽的堤坝，再大的水也能挡得住，那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筑堤坝是百年大计。陶土根听完好婆的话，噤噤跑到湖边，放眼一望，心里一下绝望了。低洼地实在太低，即使堤坝与那片熟地筑平，也要半丈高，要是筑得与住屋宅基平齐，还不得一丈高！而依据地势，即使要围最小的一角出来，堤坝也要百丈远。几个人要做这样的事情，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做完！好婆看到他泄气的样子，有生以来第一次敲了他一记头脑勺，骂道：“你个没出息，好婆白养你这么大了！”好婆打完骂完，挑起担子拿起铁搭就往湖边走去。金小妹也挑起担子，扯了一把男人，“还不快去！”陶土根望着远处好婆瘦弱的背影、义无反顾的脚步，那一刻，他心中轰然一响，暗下决心：我要一辈子筑堤坝！自己筑不好，有子孙，子子孙孙总有一天能筑完！

陶土根站在两三尺高、三四尺宽的堤坝上，放眼望了望，逶迤弯曲的堤坝在他眼里比万里长城还要雄伟，还要壮观，他的腰板不禁直了直挺了挺。转身又望坝里那些黄泥地，有好几十亩，李家村全村那些高地加起来也就这么多，他眯起眼仔细望，嗯，比那些高地还要开阔，还要有气势！但这些低洼的黄泥地，直到现在也才勉强新开垦了十几亩，而且收成少得可怜，种出来的粮食，不管是稻谷还是麦子，绝大部分只能喂牲口，人能吃的很少，在李家人看来算是白花力气。陶土根曾经几次和李家人商量一起来开垦，没有人答应的，都说那是吃力不讨好，有那力气，还不如做点别的。村里人对他家筑堤坝起先更是嗤之以鼻，以为他家人想地想痴掉了。等到他家年复一年下死力气，天长日久筑成一条像模像样的堤坝出来，村里人倒也啧啧称赞。只是堤坝实在太低，挡不住一点点大的水，三年两头被淹，不但坝内的作物被毁，堤坝本身受损也严重，要接着加高加宽变得很难。让李家人佩服的是，陶家人没有退缩，没有放弃，而是越筑越来劲，越筑越认真，先是三口人做，慢慢的儿女加入，今年是连开裆裤脱了没几天的小儿子都做了。当然老太太却是躺下了。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人世间就是这样的。陶土根看着活蹦乱跳的小儿子，想想躺在床上的好婆，心里忽有所悟，但又说不出悟到了啥，也就不及多想，甩开膀子埋头挖泥。

3

金小妹中间回去做饭，然后把饭带到坝上。陶土根问好婆有没有吃点，金小妹说好婆只喝了点米汤。陶土根听了心里恶塞，胃口大减，不由又想起夜里的恶梦来。恶梦模糊不清，但主要情节怪异而突兀。大儿子水生忽然满头鲜血地推门而入，陶土根吓呆了，水生却笑咪咪地说道，阿爸，我给家里送礼物来了。陶土根没来得及说话，水生影子一样消失了。陶土根追到门口，被门槛绊了一跤，随即吓醒转来。陶土根放下饭碗，心里想道，可能是自己想水生想过头了。水生今年过完年去上海后，就没有回来过，信也不多，秋天过后更是没来过一封信。陶土根就让陆先生去信问，至今也没有回信来。陶土根有点焦急，也有点埋怨，陆先生宽慰他道，水生快毕业了，可能太忙。但前几天陆先生也开始着急，陆先生听外面在传，前段时间上海打了几次仗，死了一些人。还听说上海、苏州城里头有人在抓人剪辫子。“剪辫子？”陶土根想到这里，突然一激灵，“夜里的梦会不会是应了水生辫子被剪了？”

陶土根下午做活时觉着特别累，浑身不得劲，看看天阴下来，开始起风，像是要下雨，就停下手喊了声：“今天早点收工吧。”大家都收拾起担子，懒懒散散地往回走。走到半路，远远看见族长李阿贵在向这边走过来，边向他招手边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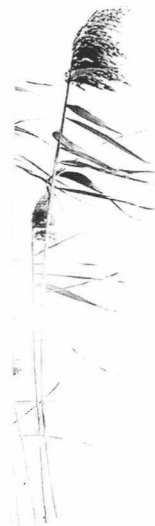
道：“土根！土根！你家来客人了！”土根想，我家哪有客人，要说亲戚，也只有亲家陆先生。对了，莫不是水生来信了，陆先生是送信来了。水生每次给家来信，都是寄给老丈人陆先生的，陆先生给他家送来，念给他们听，然后替他们写好回信，再拿到胡家巷寄出去。但陆先生阿贵认识的，往常他叫喊都是陆先生来了，从不说客人来了。陶土根加快脚步，心里打着鼓，七上八下的。

陶土根打破头皮都想不到，他家来的客人是两位衣着光鲜的城里年轻女子，看样子两人都不过十八九岁，细皮嫩肉的，那脸蛋长得跟水蜜桃似的，不小心碰到要出水的，其中一个已经有了身孕，大肚皮了，看样子不久就要生产，坐在那里很累的模样，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但面孔着实标致，弯曲细长的眉毛，时不时耸动一下，恰似清新的嫩麦苗被风吹动，光洁的鼻梁鲤鱼背般又直又挺，闭起的嘴唇红菱角似好看。另一位站着的姑娘也很标致，眉眼更加要细气一点，见到陶土根讶异地打量她们，就朝他甜甜问道：“请问你是陶土根阿叔？”一口糯糯的苏州城里话。陶土根几个人都愣住了，连嘴都张不开，还是雪娥回道：“是的。你们从哪里来？”坐着的女人还是连眼皮都没抬，站着的姑娘微笑道：“我们从上海来。我叫陈静美，苏州人，是弱水的朋友。”她顿了顿，拍拍坐着的孕妇肩膀接着说道：“噢，她叫席弱水。”说到这里又停了停，望了望一家子人，然后犹犹豫豫地说道：“她是你家新妇，水生的女人，肚子里怀的是水生的孩子。”雪娥惊得呆了，腰身晃了晃，差点跌倒，幸亏金小妹一把扶住她。一家人都蒙住了，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门口围了许多人在看热闹，听到姑娘说出这几句话，都惊奇万分，噉噉喳喳议论开来。有的说水生真有本事，外面有这样标致的城里女人，还怀了孩子。有的说缠错了吧，水生为啥自己不跟着回来？陶土根起先也觉得人家缠错了，但转念一想不会，那位姑娘一开口就问清楚了自己的名字，水生的名字也说得明明白白。陶土根隐隐觉得这里面有大事体。他劝走看稀奇的人，让家主婆把雪娥安顿到她自己房间，然后差水明赶快去把陆先生叫来。陆先生见多识广注意多，陶土根以往有啥事都习惯去请教他，眼前的事情非同一般，更要他来拿拿主意。

陶土根给两人倒好水，招呼陈姑娘坐下，自己也坐下来，见席弱水还是耷拉着眼皮不理人，就安抚陈姑娘道：“不着急，今天反正也回不了城了，夜里就在我家将就一下吧。”关切的眼神却是瞄着席弱水的。陈姑娘接口道：“阿叔，我是明天一早要回城里的，弱水可是要长住下去了。她要替水生负责，把他的孩子好好养出来的。”陶土根正想问个究竟，雪娥又进门来了，这回已经恢复常态，倒比其他人都镇静，慢声慢气问道：“水生自己呢？他咋不一起回来？”

席弱水听了，眼皮虽然仍然没抬，眼里却簌簌掉下泪来，手伸向身边带来的一个包裹，掏出一件东西来。雪娥上前一把抓到手，“这是我给水生的信物，怎



会在你身上？”那是一缕用女人头发精心编织的细绳子，绳子一端串着一块小小的青玉。

席弱水边哭边说道：“依是陆雪娥吧？水生早就跟我讲过依。这个是依给水生的信物，水生自己回不来了，把这个信物给我带在身上，一是让我带回家还给依，二是证明我确实是伊的女人。”雪娥又晃了一下，但迅速定了定神，继续问道：“水生怎么回不来了？他咋了？他有了你，就不要这个家了吗？”

席弱水眼泪哗哗地流，说不出话来。旁边的陈姑娘对她轻声安慰几句，然后朝雪娥摇了摇头，“不是这样的。”雪娥紧追不放，“不是这样的，那是怎样的？”

席弱水忽然间一副豁出去的样子，眼睛猛地睁开，朝雪娥瞪了一下，屋里人仿佛感觉到一道水光闪了一下，只听见她大哭道：“水生伊，伊一直没有忘了依，也没有忘了家……可是，可是伊已经没了，永远也回不来了……”说到这里又说不下去了，只是哗哗流泪。

她满口的上海话，屋里人听得清清楚楚，只是大家一时间都傻掉了，脑子转不过弯来，嘴巴说不出话来。整个屋子静止了，屋外狂风大作，狼嚎声声。忽然之间，一个苍老的哭声横空出世，盖过呼呼风声，“水生，我的好孙子呀——”一直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好婆猛然坐起来，喝问道：“水生好好的，咋说没就没了？是你们害的吗？讲！你们给我讲！”伴随着好婆凄厉的喊声，金小妹终于回过神来，明白水生已经过世，忍不住放声嚎哭，雪娥则抱着水英一起哭，陶土根和水亮也开始呜咽，来的两个城里女人也跟着掉泪，一时间天倾地摇，日月无光。好婆一口气回不来，一下子昏厥过去，幸亏陶土根掐了她的人中，才又醒转来。

哭声压过风声，风声也成了哭声。眼泪多过雨点，雨点也成了泪水。风雨拍打着木门，木门呜呜咽咽地受着受着，忽然“啵”的一声张开，呼隆隆，水明和陆先生被风雨卷进屋来。

4

对于陶土根一家人来说，啥革命军、啥共和等等，都是闻所未闻，远开八只脚，加上两个女人说的也不连贯，他们竖起耳朵听了好一会儿也不甚了了，云里雾里。但是大家明白了确切无疑的两点，这两点攸关他家的死与生：一是水生于一个多月前战死在上海，人已经被安葬，被授予烈士；二是眼前的大肚子女人叫席弱水，是水生在上海的女人，肚里的孩子是水生的骨肉，也就是陶家的后代，她来到陶家，就是为了信守水生生前嘱托，把肚里的孩子好好生下来。

席弱水诉说、陈静美补充的一番话，陆先生听得最明白。水生是参加了革命军，在攻打清廷江南制造局时被炸死了。哎！水生呀，让你去读书的，你咋去打仗了



呢？打仗是闹着玩的么？打仗死起人来我可是见过的呀！革命眼下是成功了，成立了民国，以后可难说。太平军打仗厉害不？天国不也给灭掉了么？哎，当初徐先生也是不听劝，与太平军去作对，结果自己被杀了头，几千团练被打散光，徐家几百间房屋被焚烧殆尽，诺大的徐家从此一蹶不振，逐渐败掉。陆先生悲从中来，头深埋在怀里，背脊一拱一拱地抽泣。

五十年前，陆先生二十来岁时，是苏州齐门外渭塘徐家六爷心腹。徐家家大业大财力雄厚，为免除强盗土匪袭扰，徐家招兵买马进行自卫，后来干脆负责起远近一带乡里的安防，队伍越拉越大，朝廷为笼络他，给他封了个六品官，认可他的队伍作为地方团练。后来长毛杀到苏州，大家都劝徐先生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倒是太平军主动与他联络招安。但徐先生被朝廷一顶小官帽迷了心窍，表面上应承太平军，暗中却与朝廷官兵勾结，乘太平军攻打上海之际，率团兵攻打苏州，结果被太平军捉住杀了头，太平军一怒之下把团练打了个稀巴烂，还一把火烧掉了徐家大院。陆先生逃得快，捡了一条命，从此远走他乡，过着乞讨流浪的日子。一出去就是二十多年，待太平军被剿灭，他再回到家乡时，早已物是人非，没了亲人，没了家，他只好来到桥头小镇，那里有他一间老屋。他恨透了打打杀杀，拿起了书本，设塾教书为生。后来勉强娶了个老婆，生下一女，没几年，老婆生病死了。天幸小女雪娥从小聪明伶俐，长大后又出落得登样标致。更幸的是他教到了一个好学生陶水生。陶水生的读书悟性在乡村里头是少有的，要不是科举被废，考个把秀才是三个指头抓田螺，稳稳当当的。科举被废也不打紧，上海新式学堂照样可以成才，陶土根正是听信了他的话，穷得叮当响的人家，把造房子的钱省下来，给儿子去念书，在这一带偏僻乡村也是破天荒之举。眼看着水生毕业在即，出头之日仿佛已经在招手了，忽然间晴天霹雳，乾坤倒转，噩耗袭来……水生是他的学生，也是他后半生的精神寄托，水生夭折，他的灵魂也就死了。水生还是他的女婿，女婿撒手人寰，女儿雪娥将空活世上，要一辈子守寡了。想到这里，陆先生再也忍不住，突然间放声大哭，呼天抢地，“水生儿啊！是我害了你！土根兄弟啊，是我害了你们家！啊——”

陶土根视大儿子水生为陶家出人头地的唯一巴望，猛然间水生没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把他的脊梁骨一下子抽走了，他直不起腰来，蹲在地上呜呜咽咽。本来他叫陆先生来，是要他紧要进关头出出主意的，没想到陆先生也号啕大哭开了，引得他也跟着放声大哭。几十年没哭过了，一哭起来他还像个孩子，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模模糊糊中耳边传来好婆幽幽的话音，一时间陶土根恍惚回到童年那场瘟疫痛失亲人的时光，但此刻好婆的话音已经苍老不堪。“阿根，男人架子不要哭了。”好婆微弱的声音魔法般神奇，全屋子的人都安静下来。“小妹，把水生的小新妇搀过来，让我好好看看。”



好婆的嗓音，在席弱水听来仿佛来自上一世人生，有一种古怪神奇的力量，不等金小妹搀，她自己就站了起来，慢慢走到好婆床边。好婆拉住席弱水的一只手，眼睛盯住席弱水的脸，看了好长时间。说也奇怪，席弱水一点也不显得不自在。好婆这才满意地微笑，“妹妹，你是个好新妇。雪娥啊，怪小囡，过来。”雪娥轻轻走到跟前，叫了声“老太太”。好婆对她说：“捏住我的手。”雪娥捏住好婆的手。

好婆把雪娥的手与席弱水的手捏在了一起，“雪娥啊，你是太太的心肝肉，也是陶家的好新妇，太太是说走就走了，临走，你答应太太一件事好吗？”雪娥眼泪汪汪地点点头。“雪娥啊，你当着我的面，当着大家的面，你认了新来的妹妹，叫她一声‘妹妹’吧。”雪娥愣了一下，看了一眼席弱水，席弱水也看了一眼雪娥，然后也楞着。雪娥再看好婆时，好婆衰弱的眼神顽强地射向她，直射到她心坎里，她的心即刻软了，她低下头声细如蚊音地叫了声：“妹妹。”

话音还没落下，好婆对着席弱水嗔道：“小新妇，姐姐认你了，叫你了，你为啥不认姐姐，不叫姐姐啊？”同时席弱水的手被好婆用力捏紧了，而好婆的眼神比捏她手的力道还要大，席弱水不由自主地朝雪娥叫了声：“姐姐。”

好婆长舒一口气，然后轻声又清晰地对金小妹说道：“小妹啊，我是老不中用了，小新妇身孕重了，只能靠你好好伺候，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拿出来，天冷了，也不要让她冻着，她坐月子少不得也是你伺候，更是马虎不得，不要落了病。你也是要做好婆的人了，也用不着我多说啥了。一句话，都是陶家的人哪！”

席弱水想不到一个卧床不起的农村老太太，做事这样果断利索，快刀斩乱麻，而说出的话，绵里藏针，软中带刺，表面上在叮嘱金小妹，其实骨子里也是在教训人，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往好里说是对自己的接纳爱护，往另一面理解，对自己，对雪娥，那不也是提醒警告么！

一旁的陶土根对好婆更是打心眼里佩服，好婆真个有本事，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忍住巨大伤痛，冷静克制，思路清晰，言行直指要害，这个要害就是席弱水肚子里的孩子，也就是陶家的骨血啊！好婆话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及孩子，可是她刚才的一番言行，桩桩件件、字字句句都是冲着这个来的。

好婆接下来的时光不是在活命，而是在与阎王爷拔河。她衰弱得口都开不了了，眼都睁不开了，只剩下一口气，游丝一样进进出出。但她仍然顽强地支撑着，等待着，等待水生的骨血生养下来，等待自己的五代孙出世。她撑过了年，撑到了正月十五，终于在陶家新生儿惊天动地的哭声中，如释重负，舒眉展荣，收起那口气，飘然而去。

